



●文史漫笔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古诗词中的白露

刘金祥

白露是一个以颜色命名的节气,白是秋的底色,也是露的本色。白露节气一到,暑伏的闷热宣告结束,天气逐渐转向凉爽。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颇富诗意的符号,也是最易触动人心的名词。从先秦的《诗经》源头,穿越唐风宋韵,白露承载着古代文人的浓浓秋思与无尽感怀。

“白露”入诗,最早见于《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清代诗人牛运震在《诗志》中评价:“只两句,写得秋光满目,抵一篇悲秋赋。”芦苇苍苍与白露凝霜相互映衬,营造出凄清幽远的氛围。这画面太美也太寂寥,白露从此不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成了一个情感的容器,装得下所有求而不得的惆怅。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羞。这是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中,唯一一个三候全部为鸟类的节气。鸿雁开始从北向南飞,燕子也陆续飞回南方,百鸟开始储存食物以备过冬。唐代诗人元稹在《咏廿四气诗·白露八月节》中写道:“露沾蔬草白,天气转青高。叶下和风吹,惊看两鬓毛。养羞因野鸟,为客讶蓬蒿。火急收田种,晨昏莫辞劳。”露水沾湿了秋草,越发显出白色;天空转向青碧高远,树叶在秋风中飞舞飘落,野鸟正忙着储备过冬

的食物,而漂泊异乡的诗人却如蓬蒿般无所依凭。元稹在白露时节惊秋,生发了时光老去、客居他乡的感叹,却又在农民抢收庄稼的忙碌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与归属感。

白露与秋凉相伴,容易引发古代文人感怀伤秋。唐代杜甫的《月夜忆舍弟》,是白露诗词中最沉痛的一首:“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白露月夜寒意徐徐,诗人置身此景,伤怀中更多的是对弟弟的想念。戍鼓断路,孤雁哀鸣,兄弟分散,音讯隔绝,诗人在白露的夜晚,把一腔思念与忧愤凝成十个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后千年,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都会在白露的夜晚想起这句诗。唐代白居易被贬江州时所作的《南湖晚秋》,与杜甫有着相似的感伤:“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有兄在淮楚,有弟在蜀道。万里何时来,烟波白浩浩。”白露降下,湖水苍老,衰荷倾倒。诗人看着斑驳萧瑟的湖面,想到自己容颜已衰,而兄弟远隔万里。那浩渺的烟波,隔断的不仅是空间,更是兄弟期盼团圆的思念。异曲同工的是,西晋文学家左思在《杂诗》中吟诵的“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曹魏诗人政治家曹丕在

《燕歌行》中摹写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都在诉说着同样的悲凉与感伤。白露,似乎天生就是为悲秋而生的一种意象。

然而,白露并不只有惆怅与悲凉。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以昂扬向上的精神和开阔豁达的胸襟,一扫传统悲秋的低迷:“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白露过后,天高气爽,晴空万里,一只白鹤推开云层直冲云霄。没有萧瑟,只有高远;没有凄凉,只有辽阔。刘禹锡以一种近乎叛逆的姿态,宣告了对秋天的全然欢迎。这种昂扬,并非对白露本质的背离,而是对它的另一种打开方式。白露节气也并非全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晚唐知名诗人雍陶的五言律诗《秋露》,则描绘了白露之夜的明媚与静谧:“白露暖秋色,月明清漏中。痕沾珠箔重,点落玉盘空。竹动时惊鸟,莎寒暗滴虫。满园生永夜,渐欲与霜同。”露水凝白,月色清明,诗人仿佛沉浸在声声滴漏中。这是一个漫长的秋夜,露珠在月光下闪烁,竹动惊鸟,莎寒滴虫,万物都在白露浸润中进入秋天的节奏。

白露,从先秦的诗歌源头顺流而下,穿越千年浩荡光景。它晕染了惆怅幽思之色,弹奏出喜悦相思之调,弥漫着伤怀思念之情,也描绘了灵动沉思之态。白露为霜,是季节的刻度,也是心境的映照。千年后的我们,在每一个白露的清晨抬头看天,或许还能看见那些诗句里的鸿雁南飞,还能感到那些诗句里的丝丝凉意,那是从《诗经》里流淌出来的白露,是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们凝视过的白露,也是属于当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白露。

星期文库

“苏海”之中探诗画之一

文人画的艺术推手

刘悦蕾

苏轼,这位从宋代起就广受各代民众喜爱的文化名人,近年来热度持续攀升,已然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现象级文化IP。虽然历史上文化名人很多,但多数仅在某些方面表现突出。陶渊明,我行我素、真诚随性,纵然让人钦佩,但让人觉得过于理想,远离现实;李白,天马行空、潇洒不羁,固然使人倾倒,但让人觉得太高太远,难以企及;杜甫,悲天悯人、心系苍生,虽然令人感动,但让人觉得太苦太悲,不能持久。与同类历史人物相比,全能的苏轼成了不二人选。他比陶渊明少了几分避世,多了社会责任;比李白少了几分疏狂,多了人间烟火;比杜甫少了几分沉重,多了达观幽默。这种“中庸之美”恰好契合当代国人“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心理摆荡,人们可以在他不同阶段的境遇中找到自己的共鸣。

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苏轼的逸事典故,比如“八风吹不动”的禅机、“河东狮吼”的趣闻,把这些内容做成短视频,很容易成为流量爆款。苏轼强大的朋友圈关系链,更衍生出了大量传播话题。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通才,单从文学艺术领域来看,他集散文家、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多重身份于一身。作为文人,苏轼创作了4800多篇散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之巨为北宋文学家之冠,质量之优代表北宋文坛的最高成就。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诗作存世量最大的诗人,而苏轼仅诗这一项就不亚于这位唐诗冠军。他词风灵活,开创豪放派词风,且能在婉约与豪放间切换自如。作为书法家,他位列宋四家,擅行书,留下了丰富的真迹、碑刻和拓片,谪居黄州时写下了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作为画家,他擅长画枯木竹石,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文人画在士人阶层流行,并初步建立了理论体系。

苏轼创造的文化世界被称为“苏海”,可想其涉猎之广阔、学识之渊博。最早元朝人李淦在《文章精义》中提出“韩如海”“苏如潮”,但后来大家习惯说成“苏海韩潮”,因为“海”更能表现体量的巨大。“苏海”包罗万象,随意取一瓢便可供人品味一番。而正处于发展初期的文人画,恰是能够体现其将诗文书画多方面的审美和造诣合成一体的艺术门类。在笔墨上,他发展了自王维以来的写意风格;在内容上,他倡导写画即是写心;在题跋上,他用散文阐述观点,以诗歌抒情达意。尤其是从题画诗中,我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到他独有的个性表达。

那一年,我高考落第,来不及转身,就步入了社会。

那一年,我18岁,不风华,却正茂。

我的第一份职业是教师。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荣的职业,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古以来,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

我当教师,是没有准备的。

那时,村小学里的一名女教师远嫁了,缺了一位老师。对这一岗位,有多个像我一样高考落第的人瞅着,想补这个缺。

为了这一人选,村里派人去我高中毕业的学校打听,得知我在应届毕业生中成绩是最好的,于是看中了我,让我当教师。我想了想,就答应了。

这是我人生改变的原点。

我既没有参加过大专院校的专业学习,也没有经历过中等师范学校的专业培训,就稀里糊涂地上岗了。

村里的学生都是街坊邻居的孩子,有的叫我叔叔,有的叫我哥哥,有的是我的长辈,反倒我该叫他们叔叔或姑姑。在乡下,尽管是街坊,辈分是很严谨的,该叫啥叫啥,不能乱来。但到了学校,原来那些街坊邻居之间的称谓,就变了,他们都叫我老师,或在“老师”前冠上我的姓氏。我挺喜欢这

有种称谓叫“老师”

鲁北

个称谓的。

后来学校合并,我去了学区小学。那里的学生不仅来自我们

村里,更多的是来自附近的一些村子,人数也多了起来。

我在乡村小学待了15个年头,之后调到县上工作,教师生涯就结束了。

我去的是县级机关,在那里当秘书。几年过后,我当上了副主任,配有秘书和司机。我与他们的关系,既是同事,又是上下级,完全没有当年在学校时师生关系的那份纯粹了。后来,我当上了主任,下属更多了。之后,我去了县政府所属的一个部门,又开启了全新的工作状态。

时光如流。来不及细细回味,便已到了退休年龄,职业生涯就此落幕。那些曾给我带来荣光、也留下过遗憾的无数岗位,都已渐渐远去。我已卸下那些庸俗的职场外衣,还原成最初的自己,像一个纯粹的赤子。

但我始终喜欢“老师”这一称谓。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一个我曾教过的学生,停下脚步,站在我面前,毕恭毕敬地叫我一声“老师”,我打心底里高兴。

这种高兴难以言表,甜甜的,在心里。

没白花

马海霞

我想再买台电脑,本着货比三家的原则,我决定把县城的电脑卖场都逛一遍,哪家最便宜买哪家。我先去了离家近的那家商场,到了电脑卖场,看中了一台电脑。刚停

下脚步看了没两分钟,导购员就热情地迎了上来,笑盈盈地问我:“妹妹,这款电脑现在搞活动。今天买的话,我可以问问领导,给你便宜点儿,还能送一口大铁锅。”

导购员看上去至少比我小十岁,一口一个“妹妹”地叫我,反倒把我搞得不好意思了。不过她讲解得很专业,再加上天热,我也懒得再跑别家商场,干脆就付款买了。

前几天,表弟来我家,看到我新买的电脑后,说他认识一家商场的负责人,托他去买还能便宜200元。表弟这么一说,我听得直后悔买早了。老妈见我不高兴,笑着劝我:“买了就别后悔了,依我看你这台电脑买得物有所值。导购员喊你‘妹妹’,虽说人家是做买卖的客气话,可你那天从商场回来笑得合不拢嘴,上次你买彩票中500块,都没见你乐成这样。”